

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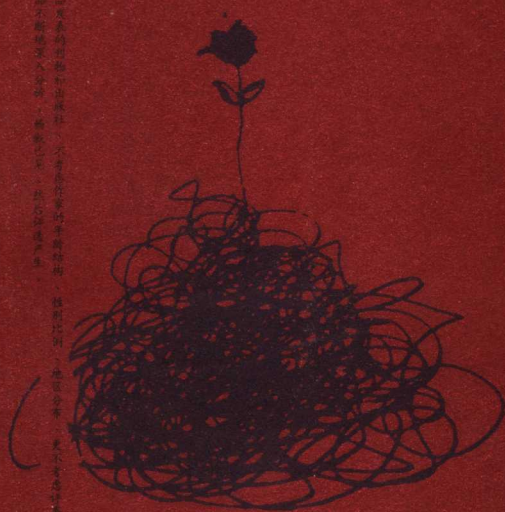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'2006 随笔 排行榜

Zhongguo
Sui bi
Paihangbang

张秀枫 ◎ 主编

中国散文学会 2006 年度中国随笔排行榜，旨在评选出当年中国随笔创作中的优秀作品，以资鼓励和推动中国随笔创作的发展。本排行榜由中国散文学会组织评选，旨在评选出当年中国随笔创作中的优秀作品，以资鼓励和推动中国随笔创作的发展。

中国散文学会 2006 年度中国随笔排行榜，旨在评选出当年中国随笔创作中的优秀作品，以资鼓励和推动中国随笔创作的发展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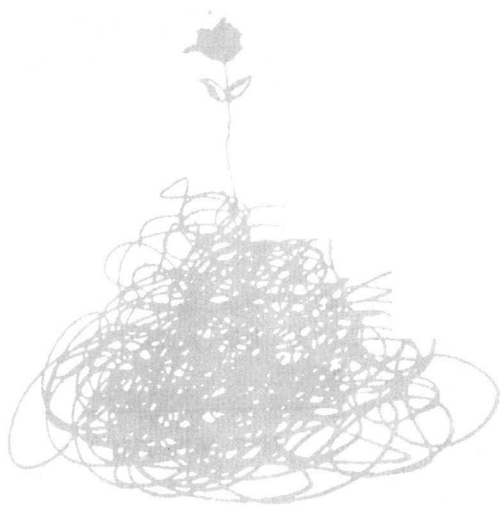
北京工业大学

中国散文学会 评选

中 国
随 笔
排 行 榜
'2006

Zhongguo
Suibi
Paixingbang

张秀枫 ◎ 主编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' 2006 中国随笔排行榜 / 张秀枫主编. — 北京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5639-1735-8

I.2... II.张... III.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4522 号

' 2006 中国随笔排行榜

策 划: 张 明

主 编: 张秀枫

责任编辑: 姜 山

特邀编辑: 文 欢 方 伟

版式设计: 牧童之春

出 版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北京工业大学校内 邮编: 100022)

发 行 者: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(电话: 010-67392308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 毫米 × 103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2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639-1735-8

定 价: 25.00 元

评选委员会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从维熙 | (著名作家) |
| 王宗仁 | (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) |
| 石 英 | (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、作家) |
| 李国文 | (著名作家) |
| 林 非 | (中国散文学会会长、作家) |
| 周 明 | (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、作家) |
| 张秀枫 | (时代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、作家) |
| 韩石山 | (《山西文学》主编、文学评论家) |
| 阎 纲 | (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、文学评论家) |

目 录

2006年随笔排行榜

熬至滴水成珠	池 莉	001
历史不忍细看	黄文山	012
我究竟在这艘人世之船上浮想什么	陈 染	016

——僻室笔记系列

醉里挑灯看剑	熊召政	024
不可冰结的负疚	刘小枫	037
婚 姻	周国平	040
当知识分子成为小丑	胡文辉	042
追求极致	残 雪	045
美感从一个村庄的消失	夏 榆	047
任何生命都是不能随意忽略的	刘家科	053

2006年随笔佳作(排名不分先后)

从“苦难美学”说开去	资中筠	058
好的东西都不变	潘向黎	061
忘记是自由的一种形式	叶延滨	063
少 许	于 坚	065
拷问牺牲	星 星	067
在重温历史中寻求道德重建的勇气	鲁 阳	070

——读《变局：七千人大会始末》

过度自尊是一种不自信	林 达	074
东方诡道	张结海	076

那些敬畏的汉子们	余世存	078
安吉里娜的立场	刘 瑜	080
知识分子的妻子	吴营洲	082
女人为什么是男人的奖品?	路 也	084
一份考问文人的试卷	冯印谱	086
知识分子的勇气	刘春英	088
功夫在诗外	李国文	090
说不完的“高尔夫”	夏 歌	092
从“看客”到“共犯”	周英杰	095
——纪念火烧圆明园事件146周年		
我们对于人类生命的态度	摩 罗	099
想起北京的午门	苏叔阳	102
生命平衡的力量	肖复兴	104
挣多少钱算够	冯 唐	106
构思过度	余秋雨	108
是谁扼杀了哀愁	迟子建	109
小钱大快乐	袁山山	111
雾中大理路	张承志	114
幸福其实触手可及	毕淑敏	116
美色与人的天性	伍立杨	118
感恩的心	徐国静	120
荣与辱	许 锋	122
独 饮	从维熙	124
孤 独	赵丽宏	127
回到从前	韩少功	128
长在别人身上的那根肋骨	冯雪梅	130

必做和不必做的准备	陈鲁民	132
失 眠	梅桑榆	134
泰坦尼克号船长的两难	章 明	135
加速折旧的生活	方 承	139
内 敛	顾 土	141
球迷的节日要来了	何立伟	143
安详,优良的生命质地	张廷春	145
我日记中的橡树林	张守仁	147
你的敌人在镜子里	邓 刚	154
爱是一种心境	祝 勇	156
关于爱	何 顿	158
为这样一个人落泪	乔 叶	160
 我有一个狮子军	 贾平凹	 163
两个沈从文	韩三洲	165
被虱子吞噬的女人	吴小东	167
回忆胡适之先生	唐德刚	171
毁誉参半傅斯年	孙士东	174
王实味与严凤英	魏得胜	177
林徽因的李庄时代	蒋 蓝	179
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	于光远	184
名问名答的异同(外一篇)	黄一龙	186
再读齐白石	周同宾	191
胡风与乔冠华	魏邦良	196
郭沫若晚年败笔	笑 蜀	199
邓公和聊斋	马瑞芳	202
岁寒而后识乔木	孙 曙	205

再谈周扬	何满子	207
《谁红跟谁急》辑前小语	韩石山	210
与舒老相约探访张玉凤	章立凡	218
纸上的江湖	南 帆	221
—— 武侠文化的八个关键词		
假如西施遇见海伦	卞毓方	228
遥想文王演周易	周大新	230
从康熙与西学谈起	吴小龙	232
冤哉枉也话周瑜	易中天	239
唐朝，那朵自由之花	李木生	243
可怕的曾国藩	流沙河	249
又想起了王大点	张 鸣	252
在韩国讲“韩战”	孔庆东	256
江湖不是讲道理的地方	黄 波	260
从俾斯麦的远见说起	周英杰	262

熬至滴水成珠

池 莉

1

有一种春，是无法守候的，这就是人生的春。人生的春往往与年龄没有关系，却只是一种苏醒。这样的苏醒，如偏僻乡村篱笆上的野玫瑰，花朵开得烂熳，意象上却单单只有光明、简单、敦厚与宁静。

不要以为意象上的光明、简单、敦厚与宁静容易得到。更不要以为有了偏僻乡村，目的就八九不离十了。不是的。这种意象不是浅显的看图说话。能够形成这种意象的，要木篱笆，要野玫瑰，要好阳光，要一道碎石小路，从篱笆下面蜿蜒伸出，远远地，远远地深入到了起伏的山坡，要山坡上有茂密的针叶林，要林子里淡淡地散发着松香。

说的是人呢，说的是人生的春呢，因此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说：人生的春，天衣无缝，浑然大气，是先天的天地精华与后天的着意磨砺融会贯通了。

用一种更加日常的话来说，人生的春便是一种懂事。

有一句成语，叫做“少不更事”，可见懂事需要经历，经历需要时间，用漫长的时间去经历，这就是熬了。这个“熬”的意思相当于中草药制作汤药的那个“熬”：煎熬。于是，可以说，意象是煎熬出来的，苏醒是煎熬出来的，人生的春是煎熬出来的。

玄妙的是，需要多少的煎熬呢？又需要多久的煎熬呢？法海和尚，老得白胡子一大把，也还是无法彻底圆通，喜欢纠缠白娘子和许仙的家庭婚姻之事。六祖慧能，三岁丧父，自小卖柴养母，连文字都不认识，偶然得闻佛语，心即开悟，于刹那间便明心见性，立刻出家，然后修成正果。像我这样，写作半辈子，也算受了不短的煎熬，且不谈自己的写作，单说艺术鉴赏方面，在十余年前，我就觉得自己也算是知春了。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，看上去或巍峨，或工整，或灵动，或俊秀，诠释一个什么道理，都披挂在作品的形式上，十分易于让评论家一眼就看出好了。这些艺术家和评论家都在玩可爱，装童稚气，于大庭广众之下，一个人假装很复杂地把玩具藏起来，而另一个人假装很深刻地找到了它。这种把戏非常容易迷惑具有发言能力，并且乐于表现发言能力的泛知识阶层，大家一热闹一追捧，一伙子人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名利。于此，我会马上露出不屑甚至公开厌恶。我要求文如其人，要求格物致知，要求道德文章真而不伪，要求艺术家首先具备天赐的直接感受人类情感的强大能力，又在后天能够使用这种能力遨游历史现实与人类心灵，然后剥茧抽丝，去繁就简，将他获得的

核心理念完全融化在作品的血肉之中。也就是十余年前，我的态度是坚决的激烈的，我会忍不住要与人争论，乃至一言不合便会拂袖而去。我坚信自己看得懂作品也看得出人品。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。

大约是在五年前，我的坚信开始动摇。我开始强烈地怀疑自己。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便知道自己最多也就只有一部分的知春。我可以肯定自己的只有两点，一是有了一些阅读经验，二是有了自己阶段性的艺术标准。别的就不能被肯定了。我道行再深也就是一个法海和尚，远远不是六祖慧能。

还是要说人。还是人比什么都重要。

还是要把知春放在人的范畴检验，哪怕仅仅是鉴赏艺术作品。正如烧秋一般，若是一把大火烧尽所有季节带来的芜杂繁复，深秋的田野袒露出来的，就是单纯的田野。就这一个道理，一个极其简单明确的道理，足可启我愚蒙，教我知春。这就是：我可以拥有自己的鉴赏经验与艺术标准，但我却不可拿自己的经验与标准当做正确本身，当做正派本身，当做美德乃至真理本身。

事实上，偏偏我们太容易把自己当做正确本身，当做正派本身，当做美德乃至真理本身。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疾恶如仇，因为那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被灌输到血液中的美德标准，我们会非常自然地去苛责、要求和打击别的艺术家。尤其在现实生活中，觉得看在眼里的分明是庸俗的，虚伪的，拉帮结派的，学阀作风的，沽名钓誉的，并且还会遇上他人对于自己个人和自己作品的恶意挑衅、谩骂和故意颠倒是非，在这些情况之下，要自己否定自己的真理立场，没有敌意，没有激烈的情绪，不反抗，不鄙视，不出言不逊，实在是很困难。

原来我要说的，还就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的渴望知春。

那一天，上午我在阅读以赛亚·柏林的书，下午我在菜地里干农活。当家家户户炊烟升起的时候，我倚靠在篱笆上休息，目光散漫地随着炊烟望到了灰蓝色的天空。武汉深秋与初冬的晴空是这样的好，颜色是很贵族气的灰蓝，温润又傲慢，空间却有着童话一般的神秘高远和无尽辽阔，万里无云又似一个能干俏女人晾晒出来的洁白床单，有说不出的洗练与明亮。好东西往往就是有气魄，就是要这样地打动人心。我心一动，便有了心得：世界上最重要的还是人！我得先于一切地承认：人的观念、喜好、志趣与理想都是没有通约性的！

比如我不看电视，可我不能否定电视，因我的父母就看。我受不了商家大放流行歌曲，可许多顾客就是被这“热闹”吸引过来的。我厌恶打麻将，我的亲朋好友大多喜欢麻将。这就是说，观念的不同并非恶，价值的不同也并非恶，个人本性的不同更不是恶。因此，我何以动辄“疾恶如仇”呢？

别的艺术家追求什么理想或者什么名利，其作品使用什么形式，在我这里，可以不喜欢，可以进行学术评品，也可以置之不理掉头走开。但是，我应该怀有善意的尊重。不是说一定要尊重我不喜欢的作品与做派，而是尊重人，尊重人的选择的权力，尊重人类的通约性。我以为，这才是知春的了。那一种光明、简单、敦厚与宁静的境

界，在现实生活里，大约就是要修养出一种善意的豁达与宽容来吧。

修养善意的豁达与宽容，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以我愚钝的资质，悟也用了十余年，想要修养成为人生的态度，还不知道需要经历多少年煎熬了。还敢比法海呢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罢了。

原来，人生的春是这样地难得啊。

2

我们还是说人。还是人比什么都重要。

前天傍晚，天空静穆，晚霞明丽，西天已然跃出一颗耀眼的寒星，我喜欢在这样的时刻外出散步，便迎着那颗星星走去，悠然淡然。半路遇上了一位男邻居，推着一辆婴儿车，也是悠然淡然，嘴角带了平素没有的生动笑意。这笑意引得我停留下来，俯身去看婴儿车里面的婴儿，原来是这邻居得了第一个孙子。我一看，人就傻了。一个婴儿，在天地之间，端然大方地熟睡着，皮肤如此洁净细嫩，嘴唇如此新鲜红润，眉眼与鼻子，生得如此横平竖直。我的天！刚满月的婴儿居然是这样的面目俊美和慈祥啊，而且居然是这样的娇小啊！娇小得我简直不敢碰他，伸出去的手指不知不觉又收了回来，生怕碰坏了这样娇小的俊美和这样娇小的慈祥。我自己也是生育过女儿的，我自己也是从婴儿成长起来的，怎么以前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婴儿娇小成这个样子呢？而且完美到这种程度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才好，简直一塌糊涂，散步到天黑也忘记回家。一路走来走去，都是认真地回忆与辨识我女儿的婴儿时代，用刚才那婴儿的娇小，去证明世上所有婴儿的娇小，包括我自己的。原来我竟然识不得生命之小呢！

邻居有一人，在二楼阳台吹笛。想必是一个专业笛手，吹了多少年的，只是一个婉转，就把人的千般柔肠万般情感都勾引出来。这个时候，我立在湖边了，湖水汤汤，烟波浩渺，天幕上的那颗星星一直与我对望。这生生不息的人世啊，就是从这般的娇小开始的吗？这娇小的俊美的慈祥的生命啊，爱得叫我连一个“爱”都说不出来了。

最近，我在后院的菜地里撒了一把萝卜籽。几天以后的一个清晨，我忽然发现，出萝卜苗了！可以重达公斤的萝卜，它的苗却幼小得不可思议：细长的茎纤细如发丝，孱弱地弯曲着竭力顶住两片绿色的叶，而这叶亦小得仅仅是因为有黑色泥土才得以被衬托出来。我连忙返回书房，取来老花镜，戴上，蹲在田头，认真端详它。我用手指碾碎了一疙瘩又一疙瘩的泥土，轻轻培在萝卜苗的根部。与这样孱弱的植物小生命共处，使你感到人类的强大，感到你有满腔的怜惜。几乎是毫不犹豫地，我就开始惦记它们，我得适时地为它们浇水，松土，施肥，间苗，除虫，让它们顺利成长。我当然知道，农事一旦做起来，就跟抚养孩子一样，有着没完没了的琐事，还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体力活。但是我会做下去的，一个人，即便是面对孱弱的萝卜苗，一旦由衷地发生了郑重的情感，那也该是一种掷地有声的承诺。

其实我做过农活。我十七岁的时候是知青，曾经在田野上劳作。现在于后院种的菜，依靠的就是知青时代获得的经验。然而，到了现在，我才以前所未有的真实发现

了萝卜苗的纤弱，并对它们产生了抚育者的责任感。而当年，十七岁的我，下放几个月之后，就靠一篇文字优美的作文，被贫下中农选拔到大队小学当教师去了。尽管我在所有的假期里，都积极投入到生产队的农活之中，我还是从来没有把萝卜苗或者白菜苗看在眼里。我的眼睛一直望着远方，心里头只装了三个宏大理想：第一，要解放全人类；第二，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；第三，将来要当作家。因此，当生产队长一头冲进我们的教室，说“老师，要下雨了，赶快把学生带去抢摘棉花”的时候，我立刻放下教鞭——一根柳树条，挽起裤腿，率领学生立刻出发。当夜，不管有多累，我一定还要挑灯夜战，那就是必须写下至少一篇关于人定胜天的战斗诗篇。

少年意气，眼睛看见的都是大，成年以后才逐渐发现小。当过农民三十年之后，我才在自家后院里回归田野。在四十八岁这年，我第一次认真地看清了萝卜苗，才知道心疼它们，才意识它们都是生命，也才意识到我自己也曾经是那样纤弱细小的生命。我恨不能回过头去，做一次自己的母亲，一个意识清醒的母亲，好好端详自己，好好心疼自己。

这是三十年的时间。在三十年的时间里，做好做歹吃苦耐劳也不少，生儿育女也曾经历，却好比没有看到目的地的火车，只管呼隆隆地一径朝前开去。某一日的黄昏，有瑰丽晚霞，去散步，眼界忽然被打开，才正经认识了婴儿和萝卜苗。一瞬间，眼里有了，心里也有了。人世间，不管动物植物，小生命总是大事情。

3

我喜欢赫尔岑的《往事与随想》，随着反复的阅读，开始坚信他的阐释：“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生活本身。”近些年来，对于自己喜爱的思想家的阅读和思考，感觉有一盏灯，渐渐明亮在我生命的小路上。佛家有一层醒悟，叫：离暗出明。有时候我能够明确地体会到，心里头就会泛起一波一波的欢喜。

十七岁的时候，我深信我能够“解放全人类”。二十七岁的时候，有一点不相信了，但是还相信“解放全人类”至少是一个豪言壮语，是一个宏大理想，是美好的理想主义。三十五岁的时候，心里空了，找不到着落了。四十五岁左右，逐渐踏实下来，以检讨自己为主，温和地否定了“解放全人类”。清楚地知道它仅仅是一个口号。一个中国式的口号。中国式的大话。

在中国的大话年代，青春年少酷爱文学的我，用大话写作诗歌，开始了激情洋溢的文学创作，很快，社会现实枯竭了我的诗歌激情。愤世嫉俗的我便转向小说。近年来诗歌的泉眼自然复活，我便时时又得诗句。看看自己呢，还是比较害羞，觉得有一点老夫聊发少年狂了。尽管害羞，可还是要承认，与自己十七岁的诗作一比较，现在的诗，那才是诗。而当今时代，基本还是大话语境。一个售楼广告，开口就“世纪豪庭，高贵身份象征，满足您千年尊贵梦想”；一个药品广告，开口就是“精湛工艺，卓越疗效，划时代高新技术，让男人‘性’福到八十岁”。

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结果来检视自己，感觉就是：自己渺小如尘屑，无力有益于家

国，但是个人却在进步。为此，我也感到高兴。人的进步与年龄并不成正比，却往往相反，中年懒惰、中年堕落、中年放弃、中年油滑，实在是太容易了。人到中年，如果还没有懂事，就应该算是退步。民间有“老小老小”这一说，即人老了就会变得像小孩子，意思是要我们学会体谅和迁就老人，因为他们会越来越小。我不知道以我现在的年纪是否算老，但是我自己都觉察到自己在变小，小到乐于去争取微不足道的进步。就像我的孩子，在门后的白墙上，画了自己的身高，过一段时间，再去偷偷画一画比一比，哪怕长高了一点点，都是要笑起来的。中年以后，我是如此地渴望懂事。

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，懂事不懂事，我的目的，还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或者思想家。尽管我个人，在任何时候，都会毫不妥协地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即，一个真正的作家，必须要首先成为一个懂事者。然而，同时我也已然明白，在中国的文化和社会情形里，“真正”与“伪真正”，是无法准确衡量的，甚至也不都是可以被历史证明的。甘地在印度，就成为了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圣雄甘地，其影响力之大，震惊世界。而中国农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许行，早在战国时期就率领他的学生，穿粗布衣服，打草鞋，织草席，简单生活，提倡贤者与民并耕而食，呼吁人人都应该参加劳动，其行为方式与甘地的苦行何其相似，有谁记得他？即便在大学学习历史和文学，读过诸子百家，大约也就记住了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而已。就连著名学者梁启超，对于许行的理解，也不过就是“愤世”二字。实质上，对于许行，怎么就可以这样大而化之的概括呢？革命才是愤世的，苦行则是以克己、容忍、宽厚，来修身醒世的。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，中国的历史也太正统了，遗漏与遗忘，误读与误解，倒成了学术上的正常了。历史记得谁？历史又可以证明什么呢？

既然明白了，既然自己做着命中注定的事情，哪里还要去社会上或者历史上讨一个什么“真正”与否呢？

“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”，这也是中国民间的一句老话，也是民间关于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思想，有着真正的睿智豁达。中国的哲学智慧，总是更多地体现在民间，没有哲学家，只有中药铺子的老中医，自然活泼的小和尚，深夜缝纳的老奶奶，资历深厚的樵夫，间或也有待嫁的新娘。可喜的是，当代概念是以地球为一个村落的，我们还可以寻找到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和思想哲学，亦还是有许多智者，坚持关注人和现实，与中国民间智多星们的思想异曲同工，都是希望把纯粹理性中的美德转化成为实践理性中的善良，而非邪恶。如此，任山高水低，月落参横，潮起潮落，我也不再会有古人陶渊明的“但恨多谬误”了。

大约有十年了，我不开自己的作品讨论会，不请国内外著名人物给我作序或写书评，也不再应邀上电视做自己的专题。这些做法，最初的心态，也许兼有各种的使气与愤然。到后来，特别是近五年，便都不再是使气与愤然了。因为我逐渐了解了自己。我就是个不善于与人群紧密相处的人。我天生就不具备兼济天下的豪情，陶然中意的只是独善其身。我是一个偏僻的乡村，连木栅栏和野玫瑰都没有的乡村，唯独拥有宁静，是那种与人世两不相争的宁静。

今年，我几乎用了大半年时间，修订我的文集。在一篇一篇小说的重新阅读之中，我发现了那么多的错误，实在令人羞愧与不安。除了印刷过程中的校对错误之外，我自己的笔误居然多如牛毛，用字的生涩也多如牛毛，关于生活常识的错误也多如牛毛，还有思想深处的混乱导致的本文形式上的含糊不清。一想到就是这样错误百出的《池莉文集》（七卷本）至少被六十万以上的读者阅读，我便会冒一额头的冷汗，当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。如此，在私心里，我觉得，评价本身能够关注和给予我——无论褒贬，都算是抬举我了。有成千上万的读者喜欢我的书，也是我的真福气了。

哪怕只是为着不辜负自己的这份福气，我也应该认真地从容地写好每一个字，视每一个字如同新生的生命，胸怀里要拥有创造者的责任感与母亲式的顽固溺爱。不管外面的热闹是多么沸腾，不管呼朋唤友的声音是多么诱人，我的孩儿没有吃饱穿暖，没有收拾体面，我们就是不出家门。

看重与探究人生的知春不知春，懂事不懂事，原来还是说的我自己。

我总在守候，总想我人生的春季能够到来。春竟然是那样的一种大方，清亮，顺畅，和煦和健康，无论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情，就跟没有发生一样，还是该做什么就做着什么。与世界相看越久，心里也就越是熟悉和平和，即便地球的毁灭就在眼前，也是一样的泰然。什么叫做活得体面？我以为，这就叫做活得体面。什么叫做死得高贵？我以为，这就叫做死得高贵。

半辈子过去了，我发现自己的，却尽是不体面和不高贵。且也不多说别的了，单单是这种不体面不高贵的焦虑急促狼狽愤懑之气，已然让自己的身体遍体鳞伤。二〇〇〇年前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自己的身体出毛病了。后来，我更惊讶地发现，原来不是他人伤害了我的身体，伤害者正是我自己。我们的肉体，不仅仅是细菌和病毒毁坏的，最大的致病源却还是不健康的精神。

回头看了看已经过去了的半辈子，我产生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：我得爱自己。我渴望懂得怎么才是爱自己。

4

先于爱来到我眼前的，是不爱。

或者确切地说：似乎也不是不爱，而是一种懵懂与糊涂。以为爱自己是一个本能，一个不言而喻的道理，所以也就从没有过反思，没有设想过关于这个道理的道理。

待到毛病压身，再也强不过，倒在病榻上，被大刺刺的医生一叠叠地开单子，到处去排队检查，这个机器进那个机器出，花大把的冤枉钱，还受尽驱使与折腾，这个时候，自己就开始反思了。

有一个例子，与所有例子一样足够提供给我自己反思。那是二〇〇〇年的夏季，我女儿小学毕业。在暑假最炎热的日子里，我女儿参加了外国语学校考试。初中教育，原本是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，轮到该我女儿上初中了，也不知道哪里吹来了

一阵风，要把教育产业化，忽然就把师资稍好的初中，统统都变成改制学校。改制学校不执行义务教育了，改制学校一是控制生源，严格地考试招生，二是高收费。按说，招收了这样一些高智商好成绩的学生，只发教材他们自学，随便哪所学校将来的升学率都不会低，何来高收费的理由？没理由！就是要高收费！每学期几千元！面对这样的霸道，你毫无反抗能力，不免叫人悲愤。还有更厉害的屈辱要你消受：全省几万人报考一所学校，录取才不过两三千人，你考不上，想交钱也无处去交呢！用武汉话说，这叫“掐着你玩”，用北京话大约叫“挤兑”了。

事情还没有开始，先已经是悲愤交加。当着女儿的面，还要轻松自然谈笑风生地王顾左右言其他。女儿才十一岁，敢于报考最难考的学校，仅是凭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良好心理状态，我自己被打掉了牙也得往肚子里咽，脸上做出来的只能是对孩子的赞赏与激励。

考场就在汉口某学校，却是一个陌生的地段。临考前一天，我为女儿准备文具纸张手表，烹调可口饭菜兼复习语文，建议女儿的父亲事先去熟悉一下路线。因为考试通知书上醒目地写着：迟到十分钟，考生不再有资格进入考场。但是我的建议被认为是多此一举。为了女儿的复习，家里绝对安静，因此连公开的争论也不曾发生，两人的眼神却都是横了的。静悄悄之中只有我听见自己又掉了一颗牙齿并又强咽下去了。结果，翌日清早，我们果然遭遇了反复的迷路和一再的塞车。为了不影响女儿的情绪，我脸上一直挂着微笑，决不抱怨！最后，离考场还有大约三百多米的时候，时间到了。道路完全堵死，全停满了送孩子赶考的大小车辆。我带女儿毅然下车，母女俩跑步前进！在残酷的铃声中，我们浑身大汗地冲进考场，又冲到楼上与楼下，寻找到了孩子的考场，之后，我立刻被驱赶出来。

我被驱赶的时候奴性十足，丝毫没有自尊心的屈辱和反抗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好了！好了！孩子赶上了！我灰溜溜退得飞快，身后紧紧迫击着考场秩序维护者。这是一个骨骼壮大、肚腩鼓凸的中年女教师，戴着庄严的红臂章。她用脚步追赶，用嘴巴发出打击，说：“喂，喂，谁的家长啊？也太不像话了吧！这都是第三次铃声了！还跟着跑到考场来！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啊！”威严的女教师一直把我逼到校园大门之外的又一道横线之外，最后还是要掐着我玩一把，说：“想考好学校就早点起床啊，现在睡醒了？”

就是在这一刻，我的悲愤，忽然地，无法抑制地爆发了。我心跳骤然加快，以至于快得失常，我觉得皮肤在肿胀，有污浊的恶气从每个毛孔喷出来。我头昏目眩地摇晃起来，我变成了旋涡。黄褐色的混浊的旋涡飞速旋转，里头浮动着我人生四十三年来所有的辛苦、劳累、屈辱、悲愤和不如意。就在那一刻，我把自己人生的四十三年，武断地做出了一个悲观的总结：我觉得自己活得牛马一般，猪狗不如，几十年所有日子都在劳作从无歇息，却是于自己的自尊都毫无帮衬，所受屈辱数不胜数。我断定自己的婚姻已然失败。我认定生孩子是一念之差导致的错误。我成为作家并非个人理想的成功实现，不过与从事任何劳作一样平庸无聊，唯为养家糊口而已。

我站在人群中，与成千上万的家长一样，头顶烈日，眼巴巴等待考试的结束。但是实际上，我毫不节制和毫无理性地爆炸了。我的烦躁与愤怒达到了极点，我咬牙切齿地无声地咒骂着：他妈的！他妈的！他妈的！他妈的人的尊严与气节应该高于生命啊！念头至此，我心震撼，觉得自己的情感如此伟大无私，人就是要为真理而奋斗啊！我渴望发生自焚的奇迹。渴望利索地爬上不远处的高楼，然后纵身从楼顶跳下来。

整整两个小时，我站在滚烫的大街上瑟瑟发抖。我因为对自己使出了巨大的约束力量而颤抖。幸而意识不肯弃我而去，有一丝现实意识始终缠绕着我，使我还牢牢记得我年幼的女儿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考试，我可不能吓着了孩子啊！我全力以赴地约束自己，每一条肌肉都紧张得酸胀疼痛。终于，我成功地保持了正常的状态，直到我女儿从考场欢快地飞奔出来。

女儿获得录取之后的那个夏末，我开始绵延不断地感冒发烧。经常头痛，乏力，血尿，肺部不适，人也日渐消瘦。秋天，我发现了自己的第一根白发和大把脱落的黑发。冬季的一天，出差，在机场，忽然就失声了。以后的日子，我更加急躁、敏感和焦虑。睡眠极其不踏实，噩梦连贯得像电视连续剧一样无法打断。类似于以上那样的自我爆炸，一旦遇上诱因就会发生，发生了之后，不久就会身体不适。一个我自己可以亲睹的恶性循环开始了。

早年学医上中医课，读过《黄帝内经》，为了应付考试还背通过，至今也还念得出来：“夫百病之所始生者，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，阴阳喜怒，饮食起居。”中医并不为我们分析病因中的是非对错，并不强调是否寻找和归咎于他者的伤害，而是明智地从结果到结果：悲伤肺，怒伤肝，忧伤脾。关键的是：你自己不要从生活中摘取悲、怒、忧的结果。学医二十多年以后，我才有了一个合格学生应有的体会和理解。

二〇〇二年的秋天，偶然的，我打开自己的手掌，竟然是极其可怕的酷似僵尸的一双手掌：蜡黄，干枯，冰凉。我目瞪口呆。我明白了：我的身体在毁坏，根本因素就是我自己的不知春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若是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，一味追究与讨伐他者，就是不知春，就是不爱自己。原来，对于自己，不爱比爱来得自然和容易得多。我不懂爱，居然是首先不懂爱自己。

5

我要记录一个奇遇。

记录某个时刻的悄然而至。

就是这个深秋的一天，清晨的某一刻，我在细腻的秋雨声中慢慢醒来，一种十分遥远和缓慢的醒，遥远得刚刚从地平线那儿凸起，仿佛一滴水珠子。以至于在最初一刻，我以为自己并非醒来而在梦中。然，雨声就在窗外，一阵的紧，一阵的松，紧的时刻，屋檐下的石阶就被打得吧嗒作响，这正是我家的雨，我是真的醒了。

我醒了。我大脑深处的某个沟回醒了。我的身体却还没有醒。我依然沉沉躺着，四肢松弛，呼吸还是睡眠中的那种自然呼吸，眼睛也没有睁开。这一觉好睡，睡得身

子烂如熟泥。哪里知道世上竟有这样好法子的睡眠呢？熟泥啊，是这样通顺，是这样富有韧性，是这样的绕指柔，仿佛自己可以化作砖瓦，再化作漂亮的小瓦屋。真个可以说是“红雨随心翻作浪，青山着意化为桥”啊。这又是我多少年向往的好睡呢！

本来，我是一向都不喜欢我的清晨陷落在阴雨之中的，这个秋霖如晦的清晨，我却满心喜欢，感到卧室里昏暗得如此柔和妩媚，如鸿蒙初开。这一觉透彻的好睡，使我单纯如婴儿，丝毫没有了对外观世界的挑剔，有的尽是新生的欣悦。

某个时刻便悄然而至。

在这个时刻，钟摆无声无息地停止了，世界不再沿着时间纵向前行。我依然闭着眼睛，却清晰地看见世界在我面前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剖面，就像古老的松树一样，有圆圆的轮廓，还散发着新鲜的木香。在密集的年轮里，我看见了自己，在深秋的季节，静静躺在床上，是一个四十八岁的女人，十岁动笔想写一部厚厚的小说，至今还没有写成。女人育有一女和育有升结肠石化肿瘤一枚，腹部因此留下两道手术疤痕。女人因易悲易怒又易忧，经络多处纠结导致无名疼痛，头顶有数根怪发，焦虑时雪白，平时乌黑。女人草根性十足，性喜僻静，除酷好写作之外，便只好庄稼与花草，尤其爱闻浇过大粪的沃土被太阳晒出来的气味。女人本无行政与组织才能，任何社交场合均不能得自在，却担任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职务，时已五年，是断然不可再做下去了——我注视着自己，目光是从来没有的平静客观，如看一棵树一株草，想以往数年，学习与工作中也作无数个人总结，却皆不如此时此刻的真实、简洁、彻底和公允。

我身上担任的这项行政职务，早就起念要辞掉，因为时常还是有一些烦琐公务的，一旦应付不来，难免教人烦躁愤慨。一旦烦躁愤慨，便恨不得立刻公开发表一个声明，或者写一个辞呈立刻见报。然而，在这个时刻里，我的辞职决定不再是一时兴起，也不再有什么慷慨激昂，只有淡定与平衡，没有机锋，与时政体制无干，连效仿古代圣贤的退出官场，归隐林泉之意，也一点点没有，因那样的归隐，还是有机锋的，下意识里暗藏的，还是一种姿态，要显示给世人，这姿态至少也是和风同尘，与时舒卷，戟鳞潜翼，思属风云。而我，此时此刻，海上升明月，心底见坦然。我不要自己做出了一个关乎个人的选择，就以为比别人清高远达。我不归隐，不超脱，不疏离，不边缘，我要全心全意地待在现实生活中。在这个悄然而至的时刻里，我不仅真实简洁彻底公允地看见了自己的本色，更其难得的是，还生出了这样质朴的至善的心态，我是多么喜悦！

就在这个时刻里，我同时看见了我的父母。他们熬过了一夜糟糕的睡眠，相对坐在床上，弓着背，活像一对皮影人偶。他们小声商量怎么才能获得高质量睡眠。我父亲想做一个手术但是又有无数顾虑，他们牢骚满腹地抱怨现在医疗费用的奇高。在以往的几十年里，因与父母相处时间极少，彼此都不太熟悉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，凡大事小事出现，我皆惶然不能言。在这个时刻里，我却丝毫没有了惶然，爽朗地支持父亲做手术并一一归置他们的顾虑，结果是众人大悦，一切顺利。

我真切地看见了我的女儿。她在遥远的一所中学宿舍里，被温暖的阳光唤醒。她